# 关于狭义相对论的理解之最简版

现在让我们尝试给出关于狭义相对论的最简描述。

c

b

d

a

已知地面惯性系上的观察者，以及和其相对运动速度为的火车惯性系上的观察者，正在做一次关于相对运动的观测实验。用手电筒垂直地面向上发射一个光子，在天花板上有一个镜子，可以将光子原路送回。不难想到，这个过程中，光子所走过的路径如图所示：在地面惯性系中的看到光子走过的路径为图中黄色箭头所示的，即等腰三角形的两条腰边。而对于火车惯性系中的而言，他所看到的光子运动的路径，就只能如红色的双向箭头所示的，也就是直上直下的。这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同样的一个光子，在不同惯性系中看上去，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路径，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根据平面几何中直角三角形三条边的关系，写出不同路径长度之间的数量关系。

容易看出，对于这个等腰三角形的路径，我们只需要考虑它的一半，也就是直角三角形中的长度关系即可，根据勾股定理，

即可得到，

由于我们认定了光速在任何惯性系中都是不变的，且勾股定理假定了对于任何惯性系来说，长度单位都是一样的，那么能够出现差异的，就只能是光子所走过的时间了。但我们也知道，如果光速不变必须保持，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写出

也就是火车内部惯性系里面的长度，和地面惯性系中的长度也是不同的：可是我们不是说过，长度相同是勾股定理能够成立的基础吗？确实如此，长度是相同的，但长度单位可以是不同的。比如以0.2为单位（这就是长度单位），重复10次（这就是长度）；和以0.5 为单位，重复10次，“重复次数”是相同的，但长度单位是不同的，所以最终长度是不同的。

我们从上面的推导过程，发现火车里面和外面的时间是不同的，然而时间不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可是我们又发现，若光速不变必须成立，那么里面和外面的长度单位就必须是不同的，这就比时间不同更容易理解了。而且不难看出，长度单位的不同可以有效的替代时间单位的不同造成的效果。也就是说，若我们不再考虑时间单位是否相同，只是考虑长度单位不同，就足够解释光子在不同惯性系中表现为不同运动路径的问题。

那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们可以试着对两条路径各自进行在垂直和平行地面方向上的正交分解。在垂直地面的方向上，两条路径经过的位移是一样的。而在水平方向上，两条路径经过的位移则大相径庭。

在看来，光子在水平方向上经历的路径为；而对于来说，光子在水平方向上经历的路径为，也就是说，相当于一个没有长度的线段。换句话说，在两个惯性系之间做长度的投射，就可以得到，

看上去这个解释很好，但是无论有多长，在水平方向的长度都是0，如果用比例方式比较二者，则总是会出现0为分子（结果是0），或者0为分母（结果不明）的情况。所以显然，我们干脆就用减法来算，而这时候，我们就得到了在这段时间的相对位移，也就是相对速度。这就回到伽利略变换中讨论的惯性系的关系的情况了。

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看错了地方呢？

现在假设对于特定的惯性系其自身的光速是可变的（称为绝对速度），而时间对于两个惯性系是一样同步进行的（没有快慢之分）；时间一样进行的情况，我们容易理解，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对于两个惯性系来说，单位长度是不同的。对于两个惯性系的长度单位来说，

也就是光速的比例就是单位长度的比例，而时间的比例不变（保持1:1）。此时，

其中为系中的光速，为系中的光速。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水平方向上，就有

而这个位移，对应的中的长度为0。可是，这个0并不是真正的0，而是将光速认为是周期前提下获得的一阶无穷小（周期的倒数），也就是说，比例关系是

我们可以假定这个比例为，则可以得出，

显然，一般情况下，比例常数都不会是1。除非这两个绝对速度互为倒数。

如果使用比例常数（的平方），则可以得到，

因为时间对于单位长度也有效，所以单位时间为1的时候，我们就相当于可以得到，

在单位时间里面，这也相当于，

因为我们几乎都是讨论单位时间的情况，所以总是可以替换为，而总是可以替换为，也就是说，单位长度和单位时间上的速度总是可以混用。

一般来说，和总是相近，我们可以写出，

为了让为实数，我们使用了，

形式，也就是说，左右两边关于的符号是调换的，如果按照一致的方向，则是

此时必须为负数，则必须含有虚数单位，也就是说，此时，

大多数情况下，和总是相近，则可以得到，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光速自身的虚数单位性质来消除的虚数单位性质造成的影响。

不难看出，当我们写出，

以及，

我们似乎就看到了，

也就是说，磁导率和介电常数的乘积倒数的平方根。

至此我们讨论的是和总是相近的情况，我们知道，在求相对速度的过程中，

也就是我们不应当指望，而是应当指望必须大于0（这是内在性质，如同其长度单位必须大于0），而小于。换句话说，绝对速度越小（且不为0），相对于给定惯性系的绝对速度而造成的相对速度就越大。现在考虑，如果相对速度非常之大呢？以至于非常之小，接近于0（此处就让其等于0），那么，

可见这个时候的的数值非常接近于1，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一种高能粒子的高速运动状态，而它也意味着，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高能粒子的高速运动，实际上是超低光速运动的反向运动的速度绝对值的体现。这就是为什么，在洛伦兹变换中，出现

也就是说洛伦兹变换的比例常数发生颠倒的原因（这里的和上下文其它部分的无关）。因为无论从看还是从看，都看到的是对方反向运动的速度绝对值的效果。

由此我们知道了，当和相差较小的时候，

而如果两者相差较大的时候，

而和就是两个惯性系各自的绝对速度，所以这个的倒数，其实就是我们常用的光速。

比我们常用的光速小的，会和我们呈现我们熟知的相对速度，而若是比我们的光速大的，则可以认为，

里面的左右两端，减数和被减数交换位置，两边都变成负的，和没有变是一样的。所以并无区别。谁大就把谁当被减数，另一个当减数即可。由此来说，不管什么惯性系和另一个惯性系有什么关系，它的绝对速度，也就是它自己的光速有多大，在相对运动中，观察者观察到的光速，都是自己的绝对速度。那些绝对速度较小的，其绝对速度越小，相对速度越大。而那些绝对速度较大的，也会使得自身的绝对速度显得较小，而相对速度也很大。无论对方绝对速度大于还是小于自己的绝对速度，相对速度都一定小于光速。这便是光速不变以及光速上限的由来。

由此看来，绝对速度，或者说公共单位时间前提下的单位长度，确实可以非常大或者非常小，完全可以超越光速这个数值，但是相对运动关系，也就是

保证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过或者或者我们认为的。但这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绝对速度（表现为某种光速数值）越小，相对速度就越快。虽然到了某个相对速度的程度，作为相对速度的差并不能超越上限，但是绝对速度才是速度的本质，也就是说，惯性系的（公共）单位时间里面走过的位移才是判断惯性系运动快慢的根本依据，所以更小的绝对速度就意味着更快的相对速度，这一点总是适用的。所以我们回来看

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若是要更小，则更大，也就是和都变小就是了。

或者说，

则都变大就是了。

那么自身的绝对速度要变小到什么程度呢？

这里指的是环境的绝对速度，则是我们自己的绝对速度，如果达到

则可以实现，

换句话说，这时候两种惯性系中出现的单位长度差是一样的，也就没有了尺缩效应，这就是光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绝对速度若是下降到环境绝对速度的倒数的程度，就相当于我们的相对速度到达了光速。如果再下降呢？比如下降到环境绝对速度的倒数的一半，

可见，比例常数也是可以大于1的。作为纯数的时候的本质也可以代表单位长度的比值的平方根，所以说如果，

那么就意味着，

也就是说，单位时间走过的位移为的两倍，这就相当于两倍光速。

所以说，某惯性系绝对速度是当前环境绝对速度的倒数，就相当于达到了相对运动速度为光速，若是为当前环境绝对速度倒数的，就相当于达到了相对运动速度为光速的倍。

总结一下，光速并非真的不可超越：光速不可超越是因为我们做了绝对速度的减法运算，而我们自己的绝对速度就是我们认为的光速。而这个速度以及相对运动的概念限制了我们对速度的理解。我们不应当把绝对速度相减，而是应当把它们相比（相除），两个不为0的数的比值可以是无限大的而没有上限。因为在此，我们需要的，不是时间变快还是变慢，而是假定了共同的时间运行速度的前提下，惯性系能够实现更大的位移。

回到最初的问题，那光子到底是怎么走的呢？

它始终都是竖直向上走又竖直返回的。只是在水平方向上，系的单位长度比较短，相当于在水平方向上的两点之间的“宽度”比较窄，而系在水平方向上的“宽度”比较宽，也就是两点之间的距离比较长。所以那个光子在中的“宽度”看上去为0，其实是两系中一阶无穷小之差（的若干倍）；而它在系中的宽度，则可以用ab或者bd的长度来表示，就像是，

黄色和蓝色都是这个光子的路径微分（蓝色部分遮盖了黄色），都是上下方向的，只是对于来说其单位长度是较宽的黄色，而对于来说，单位长度则是较窄的蓝色。而长度数量（也就是通常说的长度）正好相反，的长度数量是较宽的黄色，而的长度数量则像是较窄的蓝色。在不同惯性系中的长度单位和长度单位的数量关系如下：

这个情况就像是同一点发出的两条射线构成夹角，只有夹角本身，没有哪个更大哪个更小。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换句话说，就是光速的倒数，它的倒数的平方就是光速的平方，

所以有

这就给出了相对运动过程中，观察者自身（其绝对速度为）和两个成相对运动的惯性系之间的绝对速度的关系（题目中给出的是，但区分和更好一些）。

这个的平方也是质能方程中的的平方。

观察，

不难理解它实际上就是，

考虑周期性，

可以得到，

我们知道任何物质，它都具有非0的内在运动，这就相当于具有（它是一个综合结果），而体现环境的是，所以物质具有内在能量，可以用和来表示，比如

此时就是一个数量。它和虚数单位的平方乘积之后也带有了周期性，这就使得它成为一个新的物理量。引入能量，这就修正了虚数单位带来的影响，进而导出了

我们把这个影响从转移给，则可以得到，

由此就可以认为，

也就是说，在（某种尚未说明的）周期性的前提下，能量是质量的补数，也就是说，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惯性系单位时间的位移长度一旦达到环境单位长度的若干倍的时候（这其实说明的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就可以实现多倍光速的运动。这实际上意味着惯性系本身的单位长度只有环境单位长度的若干分之一。从“疏密”程度理解，这个惯性系在长度属性上是更为密集的，我们称其为具有更高的“密度”，或者说“高密度空间”。我们加速一个惯性系，就是在提升其空间密度，进而使得它在更高密度的空间里面在同样的时间里面走得更远，也就叫做走得更快。

现在考虑一个光子，它显然已经是光速了。那么作为光速的它和另一个光子，哪一个走的更快呢？还是它们都一样快呢？

根据上面的讨论，不难发现，显然它们走的不是一样快，而是必须有快慢的差别。一个光子具有的能量为，

其中为普朗克常量，而为它的频率。根据上面的分析，

此时我们将当做纯数，

可见，

可见普朗克常量和单位长度具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结果中，

就体现了多倍光速的性质。正如

换句话说，不同频率的光，看上去都是光速，但是本质上具有完全不同的“速度”：单位时间可以实现位移的能力完全不同。频率越高的光子单位时间实现的位移越大，因为它存在于更高密度的空间里面；相反频率较低的存在于密度更低的空间里面。显然各种频率的光子都存在，也就是说，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各种密度都存在且叠加在一起的空间里。一个重要的推论在于：不要认为一个远方星系发出的高频光子到达地球需要遥远距离除以光速那么多的时间，它到达地球需要的时间其实少得多。越是高频光子，越是如此。

现在，让我们再次推导公式，

两个惯性系之间具有相对速度，它是两个惯性系的绝对速度和之差，于是可以写出，

这是在系中得知的情况，而在其对偶的系中同样的关系被写成，

我们知道和只是相同事件的两种描述方式

由此它们之间可以具有某种比例关系，并且方向是相反的，增加比例常数，这就可以得出，

带入两个表达式，

由于和的数量通常情况下总是相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可以写成某个数值的平方，引入,

由此，

则可以写成，

以上新狭义相对论的方程和洛伦兹变换的构造是极为相似的。这里我们只考虑量子层面（光子），于是光速就相当于量子时间上的位移，所以也可以当作长度来理解。而量子时间对于光子来说不再是可变的：我们是作为观察者来理解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时间是如何推进的，尽管所观之物可能具有其内在的时间规律，但是我们不关心这一点，事实上即便是关心这一点，也会得到经典狭义相对论所给出的尺缩钟慢的相类似的效应，但只是用这种形式来构造狭义相对论，我们将不再受到光速唯一和光速上限的限制。

如果把相对运动的方向顺到一边，就像是，

那么可知这时候的

也就是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比例常数的数学形式是物理形式则是。

对比我们给出的形式和狭义相对论的原始形式，

不难看出，在我们给出的形式里面，我们只考虑了水平方向的运动，而没有考虑垂直方向的运动。但狭义相对论原始的形式却同时考虑了两个方向（体现为勾股定理的形式）。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考虑垂直方向上的运动呢？

原因在于，根据虚数单位的理论，我们能理解维数上升的本质，就是乘以虚数单位这个操作。比如对于向量

若要让其提升（或者下降）一个维数，那就将其乘以虚数单位或者其倒数，

虽然结果上两者符号正好相反，但是都通过无穷运算跨越了维数（升维或者降维）。

在火车实验中，若火车运动方向为当前维数的正方向，则垂直这个方向的两个方向（上下），就相当于这个正方向的提升（或者下降）维数上。而相继两个维数实际上是无关的，这是虚数单位本身来保证的。比如对于，

来说，就看方程左边，

除非这个等于或者的倍数（这里就是虚数单位），也就是

否则水平方向对于垂直方向的影响就可以忽略不计。若是按照常规加速方式，

则水平方向至多（不能等于）为，也就是说略小于1，所以终究就不可能达到

也就是提升一个维数而影响到垂直方向的程度。但考虑到极其接近于的时候，却有可能出现，

的情况。也就是说，当火车和地面几乎相对静止的时候，却有可能出现垂直运动方向上的速度分量。这可能也是火车要启动的时候需要更大的功率的原因。另外，非常规加速方式中，也可能出现

的形式，这通常是说的数值要比大得多，或者说其频率要低得多，而一般来说，意味着这个惯性系的周期很大。

以上讨论说明，为啥只需要考虑平行运动的方向，而不需要考虑垂直运动的方向，因为光速本身就是这个问题中的虚数单位

所以除非出现的结果，否则就不会升入下一个维数，或者说对下一个维数“几乎没有任何影响”。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再考虑垂直方向上的事了。但是光子难道没有在垂直方向上运动吗？显然有。只是垂直方向上的运动，在两个惯性系之间“几乎”是没有差别的。因为光速这个数值实在太大了。但若较真来说，还是会有差别。但这个差别若是被消化在量子层面（微小数量无法积累），那么结果还是一样的。这是微观量子性所决定的。

为什么绝对速度数值小，说明惯性系的频率高，而数值大说明惯性系的频率低呢？

比如惯性系和，其绝对速度为和，其中

数值小的话，意味着第三方观察者假定两个惯性系的单位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单位长度更短。

这里的单位长度更短说的是惯性系自身的单位长度相对更短，而无论是还是，惯性系自身的单位长度和单位时间对于其自身来说具有正比关系，

其中被各自视为是不变的。所以正比关系导致若更小则更小。此时

那么把这个时间放回到第三方视角观察，则可以得到

频率更大的，单位时间更短。单位时间更短的，特定时间具有的单位时间数量就更多。

所以可以得出，

也就是说，对于频率更高的惯性系而言，相同的时间可以完成更多的事件。对于人的感官来说，就相当于感觉一天比较长。而 如果频率较低，则一天很容易就过去了。所以你若是所做的事情和以前一样，但却明显感觉到一天太短不够用，这说明“你的频率”降低了。

不仅如此，若这个惯性系是某种物质或者物体，它的频率更高也意味着它具有更久的“寿命”。因为要知道这里所说的频率本身就是存在性的概率。频率越高其在当下存在性的概率越高，越不容易轻易消亡。所以那些被加速到的带电粒子其半衰期增长，也是频率提升的体现；而频率提升导致了它进入一个空间长度更短的时空，显然也使得它在当前时空中显示出更大的运动位移。所以说，相对论效应的尺缩钟慢都是频率提升的体现。

这样的话，关于时间相对性的问题，也容易讨论了。比如说，所谓“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应当如何解释？

我们把天上的惯性系称为，地上的惯性系称为。如果说，天上一天所做的事情，相当于地上一年所做的事情，那么就是说

也就是说的频率更高，做事的效率更高，同时“寿命”也更长，它的钟表也走的更慢，就像一天怎么也过不完一样。

而如果说，天上的一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天上一年做的事还没有地上一天做的事多，那么就说明，

说明天上惯性系的频率特别的低，那也意味着天上惯性系中的存在物寿命特别的短。但这种情况似乎并不符合我们对于天上的认识。倒更像是地上发生的情况。

那么如果我们讨论“更下方”的情况呢？此时“地上”就相当于先前的“天上”，而“更下方”只能在频率更低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认为你可以猜到我说的是哪里。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理解，通常人们所说的光速，既是相对速度前提下的光速。也就是说

其中若可得

但显然

也就是的一阶无穷小即可实现

所以那个能成为光速的光子，其绝对速度其实就是

那些绝对速度大于0且小于的绝对速度，都是光速。但也有差别，若绝对速度达到

那么小，也就是绝对速度的二阶无穷小，那就会出现虚数单位的负数问题，正如

如果一个天体以的速度向外发射光子，那么它一定是“切向”发射的，而如果绝对速度下降到，那么它将会是“向内”发射的。进一步我们可以知道，

由于光速数值越小，其光子频率越高，可见并未能发射（相对速度为0），而只有才是正向向外发射的。但所对应的频率已经太高了，可能已经无法发射了。更高的频率无法发射，那么更低的频率呢？频率较低能量较少，传输的过程中会出现衰减，于是也很可能无法到达遥远的地方而被观察到。以上分析可以解释黑洞为什么无法放出光子：不是无法放出，而是只有在更高的频率上才能放出 ，但那个频率已经超出了当前虚数单位划分的周期。由此我们可以想到，黑洞在这个周期中吞噬一切，而在频率提升之后的下一个周期放出光子，在下一个周期中，黑洞是那个周期里面的一个银河系的中心。

让我们再看看，两个光子彼此之间的相对速度问题。比如有

由于两个绝对速度的倒数都非常小，两者的差的结果几乎为0（基于量子性而言就等于0）。所以两个光子之间的相对速度就是0，或者说两个光子相对静止。那么如果光子的运动方向相反呢？那就是

这个结果基于量子性来说，还是0。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那些哪怕相反运动的光子，在它们自己的层面上，都是相对静止的。光子的世界，在外面看来是四面八方运动的光子构成的，但是对于它们自己来说，都是彼此几乎没有发生相对运动的。而如果我们将两个光子在我们的世界中建立联系，然后让它们分开，在它们的世界里面这种分开并不成立。它们之间的互相影响，无论在我们的世界中分离多远，都可以在它们的世界中发生。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谓的“量子纠缠”的本质。另外当前密度的世界中遥远的距离，在高密度世界中要显得短得多，这也为远距离高速通讯提供了条件。但必须指出的是，若写出上面的表达式，就说明我们操作的都是“补区间”上的东西，就像是

我们通过操作来影响，在所在层面传递或者交互，再由接收端将层面上的能量变化转化回来。这就是在所谓的“补区间”上传递信息或者能量。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中的1，如果的单位是，那么这个1是否就是。

考虑对于周期来说，

可见

中的，并不是，而是，也就是说，相对速度，

也就是光速本身。这说明是可以在高维空间发射出去的。

那么到底是怎么发射出去的呢？显然，它的绝对速度就是0，它的相对速度为光速，这意味着，它没动，而空间向着黑洞中心塌缩的速度是，这就显得它是以光速从黑洞中心发射出去的。我们知道不只是黑洞附近光速的相对速度这样算，所有的光速的相对速度都这样算。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发现！这意味着那些发射出光子的，其长度属性实际上正以光速缩小，光子几乎是不动的，所以它把光子留在了外面。换句话说，宇宙大爆炸实际上是宇宙中的所有一切都在缩小而空间的缩小相对于物质的缩小较慢所体现的效果。宇宙中的一切非但不是爆炸，反而是一切都随着频率的提升而收缩。

这就是说，黑洞在高密度空间是一个向着其中心方向长度单位不断缩小的天体，而在低密度空间则是一个向着其中心方向长度单位不断增大的天体。

综合起来说，发光的在收缩，不发光的在膨胀。但无论发光还是不发光，空间震动的频率梯度都是引力的本质。

比如一个中心高密度的天体，它会在周围创建震动密度的梯度场，中心密度高，周边密度低。而一个中心低密度的天体，它也会在周围创建震动密度的梯度场，中心密度低，周边密度高，但是对于落入场中的检验物体，它会认为空间密度梯度不变，自己向着中心一端的密度高，而另一端则密度低。也就是说，不管天体中心密度高还是低，对于检验物体来说，都是引力场。这就是为什么有万有引力而没有万有斥力的原因。

回顾向上发射的光子，其能量为

如果它在地面上是绿色的也就是具有频率为，在地面上空某个高度处的颜色可能是红色的，具有频率，那么显然有

作为光子，其能量的改变只和频率的改变相关，而其能量只能体现为动能。不难看出其重力势能的增加对应其动能的减少，这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从数值的大小来说，可见高度和频率具有对应关系，在更高的地方也就是的地方，对应光子的频率更低，也就是，反之则是更低的地方对应光子频率。光子的频率是那个地方的观察者可测量的。我们假定了重力势能存在，但是对于光子来说，用来表示却不一定有意义。因为会使得物体的相对运动速度变化，但是光速总是不变的。

那么这件事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

对于光子，让我们只考虑速度，在距离引力中心和的两个地方（），物体会有两个相对速度，

变化量，

我们知道，

其中和都是各自的实际绝对速度的数值，这两个数值若无其它影响，是没有理由变化的而且这两个数值应当总是相等，其差总是为0。但不难看出随着的变化仍然出现变化，而不是总为0（为0的话是匀速运动），由此只能得出

也就是说，速度在特定位置上的对长度的变化量，总是和那个高度上的本地光速数值有关。而那个本地光速的数值，完全可以由和拼合而成，也就是说，

由于对于任何本地惯性系来说，

这就导出了引力场上特定位置的加速度表达式。在更高的位置，在更低的位置，若要加速度（加速而不是减速），则必有

也就是说，

也就是，在更高的地方，频率更高。但是先前计算一个向上的光子，同样是

的时候却得到了，

这说明什么呢？其实对于物体的情况，

而对于光子的情况，则是

可见，只是因为频率太高（绝对速度太小）才导致了的结果，所以无论什么情况，

的原则都是适用的。由此得知，当

的时候必有所在本地时空震动频率，

怎么理解光子向上发射的过程中，颜色从绿变红呢？应当如此理解：在地面附近观察者自身的震动频率较低，光子的震动频率相对较高，于是偏绿；而在远离地面的高空，观察者震动频率较高，光子的震动频率相对较低，于是偏红。这里说的就是所谓的引力红移。

这种引力场，在径向从远离引力场中心指向引力场中心的方向，空间震动的频率越来越低。这就是所谓的引力场中的时间膨胀。但是正如先前所说的，引力场还有另一种频率梯度完全相反的存在形式，那里的时间不是膨胀的，而是收缩的。

如何理解时间膨胀和收缩？按照上面解释的“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说法来理解，在引力膨胀的空间里面，向着引力的方向上，同样的客观时间里面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动作显得越来越缓慢，而在引力收缩的空间里面，向着引力方向上，同样的客观时间里面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时间显得越来越漫长。无论如何，引力都会显现，所以无论如何若存在空间震动的密度梯度，则一定出现引力而不是斥力。

由上述讨论可以知道，无论对于光子还是具有质量的物质，

都是成立的。对于地球的引力场而言，这里的，

而其中的和几乎是相等的， 那么，两者倒数的差其实就相当于的微分，

由于微分几乎等于0，所以可以认为，

由此得到，

可见距离地心的高度上，重力加速度和受力物体无关，只是和那一点上的频率微分的倒数有关，在这个条件下，它是负的（减速）。

所以，改变特定空间的重力加速度，可以用两种方式，改变本地光速或者改变本地频率变化量。比如说使得变大（不建议这样做），就可以获得一个数值更小的，以辅助实现悬浮。但是，也可以试着减小上端的，增加下端的，进而实现

也就是在本地时空建立一个向上的加速度，以实现飞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做法都和物体的质量无关。也就是说，我们试图改变的是时空本身，也就是那个由光速的数值连结起来的单位长度和单位时间。而这个值不随着质量的变化而改变。所以说，只要我们改变本地时空的电磁配置，即可实现对引力常数的改变。所以只要保证电磁配置，哪怕是很大的质量都没有区别。另外，也不只是引力场，本身也是加速度，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来实现纯电磁加速：前面的频率低，后面的频率高，就可以实现向前加速的效果。但要说明的是，要保持前面的频率总是低于后面的频率，那么整体的频率恐怕就会一直下降。这恐怕并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整体频率下降，一切都越来越慢，过程趋于停滞。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频率的提升呢？最好在物体之外具有一个外部的中心频率较高的引力场（比如黑洞的高密度出口），这样的话虽然物体本身频率不高，但是在外场作用下频率可以提升而不是因为自身加速而降低频率。或者物体本身并不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提升频率，这仍然可以让物体实现飞升，这种被动的飞升可以叫做“被提升”。

如果物体的飞升只靠自身呢？有没有什么做法可以避免其频率下降？越小的也就是越大的，产生的也就越大，这个条件可以考虑利用起来。我们仍然需要使得（后面的频率更高），但是如果和都比较大且都大于原来的本地，并且用脉冲的形式给出和，就可以避免直流方式导致的整体频率下降。而且可以以脉冲方式建立临时的本地引力中心。这样也可以实现飞升或者说“自提升”。但既然涉及到脉冲形式，那就会出现潜在的共振问题。需要当心共振过程中的能量泄露。

从的表达式看出，所谓引力场，就是时空频率的梯度场，我们一般说的引力场都是中间频率低外周频率高的空间频率梯度场（但也有例外比如银河系中心）。这就隐含了一个判断，就是落入引力场中的物质质量本身并没有变化，同理，光子的频率本身也没有变化，变化的是空间的频率。这也说明，光子自带的那个绝对速度，并非它进入的引力场空间的局部时空的绝对速度，光子无论顺着还是逆着引力场的方向发射，它的绝对速度以及对应的频率都是不随着经过的空间变化的。

## 质量和引力

考虑某质量物体在距离质心处产生的重力加速度，

由于是关于万有引力常数的表达式，所以才是的等价形式。

这个结果指出，万有引力常数（的倒数）正比于（空间）振动频率的四次方。

# 自旋

根据先前的分析，我们知道，

也就是能量和质量互为补数。如果我们还原这个关系，可以看出

这两个形式说明，能量和质量之间具有二阶关系，质量对应于能量的二阶无穷小的倍数。所以可以认为，无论是质量还是能量，其实都可以认为是纯数。如果认为质量是纯数，则能量是比质量小两个无穷小阶的纯数。有了这个概念，让我们继续看角动量的表达式，以及电子的自旋。

一般平动求动量，我们可以写出，

动量等于质量和相对速度的乘积。对于围绕一点做圆周运动的质点，其线速度为，则角动量，

现在让我们分析它，

在量子层面，比如电子，就是电子自身的绝对速度和周围环境相对速度的差值。可能造成这种差异的，是电子自身单位长度或自身单位时间的比值或者两者都和环境不同。它若自旋，则假定它的自旋半径就是其自身的单位长度，那么实际上

剩下的就只有电子自旋周期和环境自旋周期的差别。也就是说，若认为电子能量为无量纲纯数，则其角动量体现的就是电子的振动周期和环境的量子振动周期的内禀差异。所以它才能体现出一个不等于1的周期。既然它不等于1，就有可能大于1或者小于1。以1为分界线，就可以界定它的“方向”有两个，比如小于1（且大于0）的为“向上”，反之为“向下”（根据不相容原理）：

可见，这里的就是环境的单位时间。电子周期为单位时间的一半或者两倍，也就是向上或者向下的两个方向（不一定是精确的一半或者两倍，但这个数量易于区分，作为区间理解更为恰当，比如空间中自由电子存在于，而轨道上电子周期则在于或者）。

若考虑虚数单位造成的影响，则它的角动量还可能大于0或者小于0，

若还有

则

可见，此时我们还能得到电子的电性具有正负两个值的情况。具体来说，那个正电性的具有更大的质量，它是负电性的对应粒子的质量的倍。我们知道所谓电子自旋的角动量对应的是它的内禀磁矩，可见这种正负磁矩的差异，就只能对应于电荷的正负电性。换句话说，正电性电荷的质量其实要比负电性电荷的质量大得多，它们的正负的差别，实际上是它们的频率具有二次微分倍数差异的结果。可见这种正负，只是频率在基频基础上的指数关系。所以正负电荷以及上下自旋的关系列出如下：

由此也不难看见，微观世界的量子性，其实是虚数单位划分的层次性以及指数关系划分的层次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哪怕是电性相反的电荷其实也只是因为其频率差异太大造成的假象，而自旋方向相反的电子也只是分频还是倍频的差别，本质上都是数的大小。所以一个连续场中涵盖一切的想法是可以成立的。我们真的可以把一个电子变成一个正电子（也许它其实是质子），只是经过某个特殊频率的时候，由于失去正负电性的影响，它开始不受电磁力的束缚，它就跑掉了，

不难发现这里的就是光子的频率。

总结一下，以光子频率为分界，其倍为正，为负。各自分成两半，以2倍为上，2分为下。

显然本身也可以是某种频率的体现，

综合起来，

其中可以被认为是“当下”，而可以被认为是临近于当下的未来和过去（乘以虚数单位的指数而不是2的指数是因为乘以2的指数不够大）。这个表达式，似乎有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意思：这总共8种频率状态，在微观世界已经足够用了，而如果考虑到两个系统之间的频率搭配，种频率状态也足够用了。

如果说在某个频率范围之间的振动，就是现在，那么原子里面的振动，就是过去和未来。其中显示负电性的就是过去，显示正电性的就是未来，频率较低的就是过去，频率较高的就是未来。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理解，理应如此。

## 精细结构常数

所谓精细结构常数，指的是基态轨道上电子的线速度与光速之比，

也就是，

考虑频率和周期的变换关系，

周期也是虚数单位，

这说明周期（或者轨道长度）和单位长度的关系。

这个表达式，我们也很熟悉。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说，

也就是基态电子频率为周围空间频率的。这个频率略微小于1，说明电子的基态在原子之中是略微偏向“过去”的。

若认为，

则可以认为，

也就是电子频率是周围空间频率的137倍，那么如果此电性频率降低到目前的137分之1，那么它将和周围空间频率相等，此时将无法构成一个原子。

## 纠缠

从先前分析可以看到，对于电子来说，具有如下频率范围的电子，

可以被认为是真空中的自由电子。而在这个范围之外的电子，应当被认为是被原子束缚的电子。根据频率划分的原则，那些被原子束缚的电子，都在当前的频率区间之外，也就是

现在假定一下，如果两个电子被“配对”，选择一对

那么确实可以在的2倍频和2分频的频段上创造一对互补的振动（粒子）。因为这里的指数的作用和虚数单位的指数作用是类似的，也就是说指数的正负就对应于“类电性”的正负，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负频段的特定频率上创造了一对正负电子。根据能量守恒，其中各自正负分频段的能量将会彼此依赖，所以两者总是必须同时存在（按照人择原理），虽然哪个对应于哪个是不确定的，因为本质上也没有所谓的哪个的问题。这种能量守恒层面上的对偶关系，原则上是和距离无关的。但既然虚数单位也不是真正的无穷大，那么实际上和距离也是有关的。由此来说，选择一个更大的虚数单位（或者长度上更小的），确实可以让两者的作用看上去和距离无关，既然如此，选择正电荷来配置纠缠的粒子对，效果应该更好。另外，如果不能用正电荷来实现纠缠，用原子内部的电子也比用自由电子的效果要好，另外，也许用原子本身效果更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特定频段上选择了2倍频和2分频的一对负电性振动，而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它们可以在和距离无关的条件下，相互“纠缠”，而我们却不能保证它们还是它们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除了能量守恒定律这个“执念”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自己保持自己的。换句话说，如果放弃能量守恒定律的执念，就无所谓粒子对或者纠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我们想要的世界。

## 不相容原理

原子中的电子所在的频段，总在

范围中。或者小于特定频率，或者大于特定频率，所以实际上一个“轨道”就是一个分频/倍频的频率中心。一个倍频，一个分频，各自在那个频率范围之外，这才是电子可以被放置的地方，所以每个位置只能放两个电子，虽然那两个电子总是可以变换不同的频率，只要符合分频/倍频以及我们期待的能量守恒的原则即可。我们知道每个“轨道”上能容纳的电子数为

其中为轨道号（从1开始数），为轨道上的电子数。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2的由来，也就是说，那些原子中的电子其实都是在“本地时空”频段范围之外的（第一轨道可能是在范围之内的，因为它的周期是环境周期的0.996344）。这里展现的是一种“方块”形式的分布，所以轨道看似是“圆周”的，其实是“圆面”的。

不同于自旋，自旋用的是，正负电荷之间的关系是频率乘以虚数单位的平方（负一）的关系，

而作为周期（接近周期），本身也具有周期性，也就是说，

所以对应同一个频率，也可以有多个不同的负频率（也就是周期）实例，

这里的多个，也必然以平方的形式表达。那么一个原子的原子核里面究竟有什么呢？我们可以猜想，

如果把正负频率放在一起，就是

这里的就是主量子数，轨道上的能量为，

这个数值开平方，就对应于角量子数，

它表明电子绕核运动的角动量，还有磁量子数

它表明角动量的空间取向。

所以一个原子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电子频率的一系列倍频（或者分频）叠加在一起的振动。我们总是看到倍频的振动复合体，而通常不会理会分频的震动复合体，或者说，分频的振动复合体因为频率太低周期太长而脱散了。这也是为什么高频正电性振动对应，也就是多个常规负电性振动，而不是一个特别低频的负电性振动的原因。

根据这种正负电性振动的频率关系，我们其实不难导出更高频的振动和更低频的振动，也就是说，更多其它的基本粒子。继续讨论下去，有理由创生关于所有粒子的标准模型，但这不是重点，我们无需继续推导出标准模型，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更深层次的原理。

正如

给出了自旋的意义，我们就自然可以得到所有半整数自旋的意义，也就是

的意义；那么，所有的整数自旋的意义也就清楚了，

也就是那些夹在当前时空前后整数时空的那些振动，比如光子，还有更高频空间的光子，更低频空间的光子等等。自旋显然是并没有什么东西转动了，而是单位时间的长度和周围空间的单位时间长度不同。那么反过来说，若是看到什么东西转动了，显然也只能是这种原因的衍生物。比如说，地球转动了，也就只意味着地球单位时间和其周围时空的单位时间不同。而我们生活在地面上，显然感觉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单位时间和地面的单位时间显然是同步的。另外，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论标准模型，也不需要考虑交换粒子以实现场力等等问题，引力子也并不存在，所以也不涉及引力如何用标准模型解释的问题。最后，狭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此本来就是相合的。

## 虚数单位的严格定义

我们一直使用虚数单位，但定义总是不够清晰。现在让我们尝试再次用构造法来定义虚数单位。

考虑任何一个数，则必有

也就是说，它自己等于自己。若写成模运算的形式，则有

此外，

这就定义了和，以及加减乘除的运算，进而导出，

这显然是正确的。此时，如果这个特别的大（它可以代表系统的度量能力），它就不只是满足上式，还能够满足，

但这时候导出的是，

这个等式的实际含义，是这个系统的周期为。也就是说，

由此我们就知道了，若有，

则这个系统是以为周期的系统，显然也是以2为周期的系统（是2的一个约数）。所以不管有多大，符合

的系统，总可以以2为周期（这解释了为什么二进制是最基本的进制）。由于的情况都已经讨论，还剩下的未讨论的区间就只有0到1之间的范围。可知，若有

则解出，

当然可以认为也是某种周期，但正如我们不说为周期，而是2为周期，我们也不会说为周期，而是为周期。也就是说，是整个系统计数的最小单位（对应于量子力学中的量子）。但目前，所以其倒数还不是整个系统中最小的单位。若让，则最小单位可以更小。此时写出，

其中临界点为。因为即便更大，倒数更小，对于具有极大度量能力为的系统来说，也是多余的，因为1 中含有的个数，已经不能用极大的度量能力来度量，那么中具有的个数，也不可能获得正确的数值，所以这个临界值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这个临界值，我们可以写出，

之所以能写成这样，是因为是系统度量能力的极限。也就是说，它就是系统中最大的那个可以经过一次度量就能得到的数。而这个数，就是系统的周期。所以可以进一步写出，

当然可以看出，

也就是说，系统的最小单位就是，其它所有数量都是这个数量的整数倍，这是一个量子系统，也可以称为是最小周期或者最小单位。它还有一个最大周期，那就是本身（注意这其实是三个值，但对于这个系统来说，数值实在太大，导致这三个值是一样的，若一定要区分，可以写出，，，在模运算前提下，而这三者相等，且都等于0）

所以可以进一步写出，

对其分成两个部分考虑，

其中后者容易解出，

前者的解法是类似的，

结果得到4个值（类），

可见这里的也好，也好，都是相对于一个巨大的数量，而不是一般前提下，相对于一个较小的数量。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这套系统的计数方式，是倒着算的，或者按照周期跳跃着来算的：忽略那些不太大的数，直接考虑周期的开始和结束（），以及其数量的（中间）平方根附近的情况（）。

以上给出的就是虚数单位的严格定义。

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一个有周期，由此可计数的系统，一定是量子系统，它具有一个最小的计数周期（称为量子）和一个最大的计数周期（称为周期）。若是没有周期，又不能计数的系统超出我们可以讨论的范围，也是用数量无法描述的。

所以说，为什么会存在虚数单位这个东西？因为它体现的是计数系统最小周期和最大周期彼此相关的最小系统，它的最小周期是最大周期的倒数（另一个常见的最小周期是2，最大周期是一个大偶数）。

留下一个问题：如果周期性不是真的呢？如果从来没有真正的周期性，只是“看错了”呢？那么，就算特别大，，，三者也不会相等，也不会都等于0，那么虚数单位就不再成立了。可是量子性，也就是最小单位的存在仍然不受限制，因为观察者观察的能力并不能限制所观之物的尺度极限。由此最大周期也并不能够完全算出，所以无论向微观还是宏观，周期并不真正成立，那么，我们就真的可以意识到，“不得不再来一次”的宿命并不是真的。

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所谓周期性，是我们对“同一个事物”观察的结果。而所谓“同一个事物”，并不真的存在。正如一个人是否可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以及昨天的你是否是今天的你，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一个事物的反复出现，才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事物的存在性，或者说，这些反复出现的是这个事物。可是即便不反复出现，而只是出现一次，它的存在性仍然无需置疑，只是我们无法再看到它出现而已。既然反复性定义了事物的存在性，我们就应当知道，存在性由反复性决定，只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受到限制而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存在性并不依赖反复性。完全有可能我们把两个东西混为一谈，认为后一个出现的，仍然是前一个出现的事物的重现。由此来说，完全有可能每一个新出现的事物，都不是过去事物的重复，也就是说，至少在微观量子层面，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粒子，并不是先前看到的同一个粒子的延续。而先前那个粒子已经在它自身出现的当下就完成了一次生灭了。只是我们再看到的，正好又和先前那个差不多，且出现在我们预期出现的位置上。只是我们将后继当成了前驱的延续。但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比如我们坚持能量和物质的守恒定律，即能量和物质作为一个整体，既不会被创生也不会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可是，若无当下生灭，怎能出现变化？微观世界以至于它所支撑的宏观世界，也就必定是恒常不变的。所以唯有当下生灭才是变化出现的原因。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事物的存续呢？这正是观察者的期望所导致的，换句话说，观察者有记忆，记忆的连续性导致了观察者对出现的状况的连续性具有稳定的期待。

可问题又来了，观察者的记忆的连续性导致了对出现状况连续性的期待，那什么东西才保证了记忆的连续性？因为记忆作为观察者的一种能力，显然也是另一种观察者的所观之物。若观察者是虚无的，所观之物显然也是虚无的，虚无的观察者和虚无的所观之物如何能够构造实在的观察以及对事物延续性的期待和实现呢？

这其实依赖着巨大的数量差异。比如说某个周期是1秒，某个周期是1年，对于1年来说，1秒这个周期太短，从1秒这个周期来观察1年，1年是不存在的。而这种不存在，是恒常不存在，这就定义了（不）存在性的稳定性。反过来同样是对于1年来说，1秒周期太短，从1年这个周期来观察1秒，那么1秒只是转瞬即逝，但它又反复出现。这就导致了1秒的存在性是恒常（但不连续）的存在。这就定义了存在性的（不）稳定性。

由此，不存在性的稳定性，以及存在性的不稳定性，以及存在性的稳定性和不存在性的不稳定性，这四种情况就都得以定义了。周期或者频率上的巨大差异，就是存在性以及稳定性的来源，而存在性和稳定性本来就是一回事，所以最终我们就可以意识到，使得一切得以存在而稳定的，就是巨大的差异。若差异非常小，系统显示为随机性（概率性），若差异非常大，则系统显示为确定性（必然性）。这个论断并不依赖于是否有记忆的能力，换句话说，有记忆这种能力是这种系统特性的一种异构模拟。而系统本身的存在性，就是它的记忆性，或者用物理的说法，就是惯性定律。

从宏观尺度观测微观尺度，显然先定了巨大的差异，难道这时候体现的不是概率性吗？当然是概率性，也就是说，若我们讨论一个电子在什么地方，它显然显示概率性。但是这种巨大的差异首先要求那个电子是存在的（哪怕它根本不存在），而这时候显然体现的是确定性（确定存在）。所以巨大的尺度差异体现确定性，而不是概率性。只有当我们硬性的把一个尺度上的概念移用到对方的身上时，才体现概率性。正如测不准原理所示的，粒子的动量和位置，总是不能同时获得确定的值。换句话说，若是能同时获得确定的值，我们就要考虑，那个地方具有那个动量的粒子是否存在，这本身就是概率性的。

这些到底是在什么呢？这说的就是所谓的存在，究竟是如何从虚无中存在出来的，也就是说，存在如何创生于虚无：就一个条件，巨大的差异。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若无巨大的差异，也就没有必要如此坚固的存在。若是完全没有差异，那么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么，差异可以从没有差异中创生出来吗？本体并没有所谓差异还是没有差异的差异，所以没有差异和没有差异的差异并不存在，就使得差异总可以从没有差异中被创生出来。也就是说，什么都不限制的本体，哪怕什么都没有，也可以创生一切，只是没有限制这种前提就够了。而没有限制本身是不需要任何前提的，它任何时候都是自己的前提。这里说的不是人的记忆，也不是人对本体的认知，而是本体本身。